



百家笔会

挂上一盏红灯笼

□ 钱续坤

日前翻看《歇后语辞典》，其中的一条不禁使人哑然失笑，它前半部分的引子是“外甥打灯笼”，后半部分的答案为“照旧(舅)”。

失笑的缘由不仅仅是因为这条歇后语的幽默风趣，耐人寻味，更重要的是它还让我想起了童年经常唱的一首儿歌，以及这首儿歌所折射出的那段丰富多彩的乡村生活。

“打灯笼，照舅舅，舅舅躲到门背后……”每当年夜饭之后，伴随着此起彼伏的鞭炮声，在我的老家，会有同一首儿歌从不同的方向，悦耳地响起——那是耐不住喜悦的孩子们，在打着红红的灯笼开始游戏了。

游戏的地点自然选择在村中的祠堂里。但见五颜六色的灯笼从四面八方聚拢过来，你不服我，我不服你地争相斗艳着，把整个村庄的夜景渲染到了极致。孩子们的欢歌弥漫在疏朗的味道中，好似那一声声衷心的祝福，煞是动听；孩子们的笑脸映照在炫目的光环里，犹如那一盏盏艳丽的灯笼，格外好看。

孩子们手中所提的灯笼，多数呈椭圆形，也有正圆形、正方形、长

方形甚至三角形的，长辈们将其统称为“长命灯”，其寓意自然是“长命富贵”了。灯笼通体由竹子制成，这不仅是因为竹子容易弯曲造型，同时还有“四季常青”“竹报平安”的寄托，故而逢年过节，家家户户都会做上几个大红的灯笼，既图个喜气洋洋，也把它当成好日子的火种，以此希望薪火相传。当然，也有在灯笼上面画上五谷蜜蜂，隐喻“五谷丰(蜂)登(灯)”；画上喜鹊梅花，寓意“喜鹊登(灯)梅”；画上五个娃娃，暗含“五子登(灯)科”，这些大多寄托了父老乡亲美好的心愿，同时也是除夕一道独有的风景。

其实在我们乡下，关于“点灯笼”的由来似乎有好几个版本，其中令我最感兴趣的是有关姜子牙的传说。姜子牙是中国古代一位影响久远的韬略家、军事家与政治家，享有“百家宗师”的美誉。传说他在封神之后，自己却没有什么司职，只有在某位神仙出游时前去替班。大年三十晚上，众神都回归原位，姜子牙却无处可去，百姓见他十分可怜，于是在高杆上面点燃一盏灯，让其在灯下蹲上一夜，这样久而久之就形

成了点灯笼的习俗。年幼的我之所以对这个传说百听不厌，津津乐道，一则可能与自己从小喜欢涉猎神仙鬼怪的离奇故事，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二则可以名正言顺地吵着父亲，在繁忙的腊月里抽空多扎几只红灯笼了。

这里用“扎”而不用“做”，是与故乡常见的一种职业——“扎匠”密不可分的。木匠面对的是树木，石匠敲打的是石头，扎匠使用的多为竹子、藤柳、芦苇之类，而这些正好是制作灯笼的主要材料。父亲并没有拜师学过这种手艺，但他深知扎灯笼是个细致活儿，需要经过片竹、削竹、编织、定型、上纸、写字、上油等繁琐的工序，并且每个工序都需要严谨地操作。

父亲始终都认真地对待每一盏灯笼，他甚至虔诚地认为，每盏灯笼都是有灵魂的，只有让每根竹条都规规矩矩，恰到好处地排好队，站好岗，灵魂才能在灯笼的身体里呆得安稳，过得舒适。因此不论他做的鲤鱼灯、兔子灯、莲花灯、寿桃灯等等，不仅在杆杆上面点一盏灯，而且形神兼备，那可是我们弟兄三人在小伙伴间炫

耀的资本。

灯笼的腰身一般由红色的皱纹纸裱成，抗烧性能较差，遇到大风劲吹或者受到外力影响，里面的蜡烛很容易将外围的纸张点燃。可顽皮与淘气是孩子们的天性，年夜饭过后，大家聚在一起免不了要攀比一番，比比谁的衣服好看，比比谁的红包更厚，当然也会比比谁的灯笼更好。

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常常有不服气者有时还会狠下“毒手”，想方设法让你手中的灯笼引发燃烧。此类事件倘若真的发生自己身上，那一定得牢牢记住：不能哭泣！不能胡闹！因为在乡间的除夕，这一天是有许多忌讳的。平时管教比较严厉的父亲此刻也会一反常态，憨笑着安慰说：“红光在，喜气就在！”随后，他还会变魔法似的，拿出另外一个崭新的灯笼，让你重新加入到那一闪一闪的红色光团里，尽情地嬉戏玩耍到元宵佳节。

“红光在，喜气就在！”那红红的光影伴随着我，让我度过了无数个美好的夜晚；那红红的喜气呵护着我，让我倍感温馨与温暖……

时光荏苒

送你一朵阳光花

□ 耿艳菊

逛街时竟遇到了那对母女。多年不见，我几乎认不出她们，女孩长成了大姑娘，比她母亲还高。那位母亲也变了不少，胖了，却比以前好看了很多。唯一不变的是她们脸上的笑容，一如当年亲切明媚。

我和她们母女俩曾经是邻居。那时，我们都租住在郊区一家破旧的四合院里。四合院周围环境很不好，左边是门窗厂，整天都是噪音，前后又有楼层遮挡，根本见不到阳光，阴冷潮湿。

不过，就这样的院里也住满了人，有四五户人家。这里也有它的优势，房租便宜，出门就是公交站。对于像我这样刚踏入社会，靠自己的力量谋生活的人，还是很合适的。

那时，我刚从环境优美的校园走出来，一下子跳进这“暗无天日”的院子，心理上的落差可想而知。再加上找到的工作不如意，那时的心情颓废得很。

在这个院子里住着的人，似乎

境遇都不是太好，大家看起来都很忙碌。一个院子里住着，常常是相见不相识，只有在东厢房住着的那对母女喜欢和人打招呼，爱说爱笑。小女孩见人就亲热地喊“叔叔好！阿姨好！”有时候，下了班，一个人冷清孤单地往院里走，听见小女孩的笑声，就莫名地心里一暖。她母亲也是一脸和善，微笑总是挂在脸上。那时的小女孩6岁，她母亲一个人照顾她，一个人上班挣钱糊口。日子应该是很辛苦的，却从没见过那位母亲愁眉苦脸过。

那天晚上，路上堵车，我回去得晚了些。院子里没有灯，我摸索着往屋子方向走的时候，小女孩突然打开她家的门，跑过来说：“阿姨，你终于回来了，我等你好久了。”我心里暖暖的，赶紧开门开灯，让小女孩进屋。

“阿姨，我要送你一件礼物，祝你生日快乐！”小女孩一边说一边从口袋里拿出一张折叠起来的纸。

她小心翼翼地打开。明亮的灯

光下，我看到洁白的纸上盛开着一朵六瓣花，花朵的上面挂着微笑的太阳。是小女孩画的！小女孩说，这朵花叫阳光花，它拥有很多很多能量，要把这朵花送给我，叫我不想妈妈了，每天开开心心的。

我又惊讶又感动。这时，女孩母亲也过来了。她说昨天她从我窗前经过时，听到我给家里打电话，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她为我买了一个小蛋糕，做了几个菜，还下了一碗长寿面，请我过去吃。

虽在异乡，远离家人，那却是我过得最温暖的一个生日。那晚我和女孩的母亲聊了很久，她劝慰着我，开导着我，说要开朗些，现在的境遇都是暂时的，以后只会越来越好。她在长辈们的呵护下依旧开朗爱笑。看着女孩甜甜的笑脸，我想起十几年前她送我的那份礼物。那朵阳光花一直盛开在我心里，一路温暖着我，让我坚信，这个世界上没有过不去的坎。

她是背井离乡远嫁于他的，家里人不同意，她不想让家人担心，就带着孩子来到了这个城市。

第二天，我把女孩送我的那朵阳光花贴在了床头。我开始试着改变自己的心态，以乐观的态度面对眼前的境遇。真的，当我不再抱怨，不再唉声叹气，我整个人竟渐渐亮起来。

爱笑的人运气不会太差，没错，我很快迎来了我的好运气。两个月后，我调到了公司总部。总部不仅待遇好，而且还有宿舍楼。

那之后，我就搬到了小院。后来，我因为感激她们母女曾给我的温暖和鼓励，去四合院看望她们。她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也已搬走了。

直到现在偶然遇上她们，我才知道母女俩已经回到女孩的外祖父母的身边，同在一个城市了。如今，女孩已读大学，也在这个城市。她在长辈们的呵护下依旧开朗爱笑。

看着女孩甜甜的笑脸，我想起十几年前她送我的那份礼物。那朵阳光花一直盛开在我心里，一路温暖着我，让我坚信，这个世界上没有过不去的坎。

天还没亮，鸟鸣就覆盖了整片山野。

悠长的，短促的，婉转的，粗犷的，鸟儿都是天生的歌者。舌尖上推出的音符，飞扬时，都带着独特的韵味。

从黑暗到晨光熹微，从鱼肚白到日上三竿，鸟儿也不怕喉咙嘶哑，唱了又唱，毫不停歇。树听烦了，木然而立；风听腻了，拂袖而去。

它们谁也没有注意到，我坐在树下，正微笑着倾听。在一声声鸟鸣中，为思想开启了一扇明亮的天窗！

清晨鸟鸣

（外一章）

它起初长在地上，被寒意袭击，被阳光曝晒。没有水分的草，慢慢变黄，然后，无奈地屈服于一场寒风。

失去根基的枯草，在风中飞起又落下，惊恐中被一只鸟叼在嘴里，随着一双翅膀飞升。

一根枯草，因一只鸟的机缘，从地上移到树上，在一个鸟巢里安身立命。

一根幸运的枯草啊，能在温暖中，与光阴共同见证新生命的诞生！

蒋波

里摸爬滚打，我的被套和衣服大多脏兮兮的。好在娘有清洗小妙招，晒干的被套都会散发着一股淡淡的清香，惹得我们伸长脖子挺起鼻子，在被套上闻来嗅去，别提有多高兴。

尽管是冬日，娘忙得额头及脖颈周围的汗珠是密密匝匝；爹虽然戴着斗笠，但是脸上和衣服上还是有不少“弹煤”灰，有时额头冒汗，爹用手一擦瞬间变成了黑白花脸，就像戏台上的丑角，惹得我们一阵哄笑。

岁月如流，故乡的低矮瓦房早已被两三层小洋楼取而代之。乡人们烧的是煤气，厕所是冲水的，房前屋后干净整洁。虽然“二十三打‘弹煤’”这个风俗习惯依然盛行，不过，家家户户兴师动众搞卫生的热闹场景却是一去不复返了，让人怀念。

天涯诗海

醇厚的年味

■ 路雨

飞舞的雪花
清新了年的向往
在外的游子
开始规划返乡的行程
一碗碗煮浓热香的粥饭
把年的距离越拉越近
绚烂的礼花
飞天的二踢脚
把人们带进了全新的境界

醇厚的年味
是满大街都能听到的母语
熟悉得叫人心跳
是巷子口烤红薯的叫卖声
每一声
都把日子叫得流出了蜜
是母亲蒸的枣花糕
温暖所有人的记忆
是父亲精心做的年夜饭
让舌尖
布满了思乡的味蕾

是门口撑起的红灯笼
高高悬挂出平安与吉祥
是门楣上粘贴的红对联
渲染出的热闹与喜庆
是窗户外贴满的红窗花
凝结出的幸福和美好
是喧天的锣鼓
洋溢出的富足与自豪

醇厚的年味
是冲不淡的记忆
是满眼装不尽的红
是心中掩饰不住的激动
是国家团圆的家宴上
启封的那坛陈年老酒

旋转的风铃

（外一首）

■ 钟长江

新年的钟声轻轻敲响
缓缓渗透敏感的耳膜
沿着每根神经和脉路
深入骨髓
化为心底的感恩
身外的绿风吹动椰子林
吹动坚贞者的黑发
鸟儿金黄的鸣叫
是窗前旋转的风铃
新年的钟声紫烟般飘过
心潮起伏的海面
探头探脑的春天
触手可及
新年的钟声
爬满季节的长青藤
芬芳我心

祝福

新年的第一缕阳光拉长鸟鸣

叽叽喳喳的微信
写满深深浅浅的祝福
盛开浓浓的淡淡的花朵
此刻的心情
清澈亮丽若窗外的蓝天
365个日子散落的珍珠
今日重新拾起
祝福 这亘古的美好
你的祝福是元宵的月明
夜夜升起在我的小窗前
唤醒记忆

乡村韵味

看年戏

□ 王太生

戏台，乡人的精神仰望。一群人，端坐台下，聚精会神地观戏，他们目光和注意力会被戏里的情节与情感演绎所抓取和吸引。

那年，为采访剧团下乡演出，我给剧团团长打电话，对方说，在村上演戏呢。

便开车去寻。团长说，远着呢，你先到某镇，沿公路向东，看到路边有个大鸟巢，往左，走10分钟，绕过村头一家小杂货店，再往前，一直走到路的尽头，左拐，穿过一座村桥，出了庄子，有一座水泥大桥，下桥，就会看到一座庙，我们在庙里唱戏。

好不容易找到那地儿，从车内探出头一看，嗨！好不热闹：庙会上，舞龙灯的，卖烤红薯、水萝卜、甘蔗的，卖腊梅，卖锄头、大锹、钉耙的……空地上，不知谁用彩条塑料布搭一座大棚，掀开棚帘：好家伙！百十来号人，大姑娘小媳妇、老少爷们，围着十多桌，热气腾腾，一个个兴高采烈，面色红润，热汗耳酣。

有人吃罢饭，就倒背着手，打着饱嗝，踱到隔壁去看戏。

演出场地在塑料大棚里侧，早已坐满一堆堆等候观看的人群，戴帽子的，裹方巾的，大眼、小眼、清澈的眼，浑浊的眼……团长正和一群演员在戏台子旁边的一间小房子里化妆：扑粉、涂油彩、粘胡须、理云鬓、贴花黄。

团长今年51岁，他演小生，是主角。我问团长，有什么的人化浓妆，有的人化淡妆，有的甚至就不化妆？团长笑笑：年纪轻的要化彩妆，年纪大的化浅妆，有时干脆就利用皮

肤本来的颜色，化一个筒妆，越老越接近自然本色。

不一会儿，演出开始。鼓乐齐奏，我看到那敲锣的汉子，嘴里还啃着一截甘蔗。当天演的是传统戏《赵五娘》，才子佳人的故事，乡村里的人津津乐道。

台下安静下来，个个坐直了身板，前倾着头看着戏台，生怕错过了精彩处。小孩子听不懂戏文，喜欢热闹，兴奋地在人堆中窜来窜去。感觉无聊时，似乎发现了什么，就跑到台后扒开幕布缝隙朝里看，花花绿绿的戏服、叫不上名字的道具，看到一个男演员，涂了油彩大花脸，两个眼珠子骨碌碌地转。那个男演员“呀呀”了一声，吓得那几个乡下孩子，一溜烟地直往回奔。

乡野的风，微微吹动帷幕。戏文里的唱词，唧唧呀呀，灌进我的耳朵，似懂非懂。

团长站在幕布后面对我说，戏文发音主要依附方言，用普通话去唱，就失去了它的声腔韵味。

就这样，我搬来一个小马扎，坐在人堆里静静地听。恍若听到低处流水婉转流淌的声音，一条春天的河流，一川活泼泼的水，沿着绿茵茵的草岸，在一个地方拐弯，那些争先恐后的流水，抑扬顿挫。

有人说，村戏是地域声韵的不灭灵魂，如同栀子花、老水车、古窑洞、小木桥一样，装点着乡村清贫恬淡的日子。

年戏，就像农人吃过了牛排、汉堡，还是钟情于家里那口大铁锅，烧出来的青菜饭、红薯粥的味道。

光阴故事

打“弹煤”

□ 贺楚建

打“弹煤”，这是我故乡的一句土语，实际上就是年终扫尘，“弹煤”即灰尘。

在我童年记忆里，乡亲们早出晚归做着那些永远都做不完的农活，平时哪有时间顾及家里的“弹煤”。但到了年边，再忙的乡亲们也会停下在外奔波的身影，在小年的前一天打“弹煤”，这天称为扫尘日，也叫迎春日。因此，“二十三打‘弹煤’”是我故乡的风俗习惯。

其实，年终扫尘的习惯在尧舜时代就有，也并不是只有二十三这一天。“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各地都不同，从小年起至除夕止，都为扫尘时间。这在清代苏州文士顾禄的《清嘉录》书中就有记载：“腊将残，择吉书宜扫舍宇日，去庭户尘秽。或有在二十三日、二十四日及二十七日者，俗呼‘打尘埃’。”

因“尘”与“陈”谐音，它又有“除陈迎新”“除尘送穷”的寓意，故而我的故乡家家户户都大扫除，各个角落都不放过，将“弹煤”与“晦气”“穷气”一并扫出家门，来个彻底大翻身，新年的序幕就此拉开。

我们一带帮伢子却掰着指头盼过年：“二十一不着急，二十二炒豆，二十三打‘弹煤’……”

那时候的故乡，大多是低矮的瓦房，有的甚至是焦黄的老土砖房，家家户户都是柴火做饭，尘屑满屋飞，灰尘擦不尽。特别是马路边的房子，车来车往尘土

飞扬，加上夏天的雷暴雨天气，大风大雨裹挟着杂草败叶，“见缝插针”般挤进门窗缝瓦缝。久而久之，屋梁、门窗、墙壁等各个角落里都被它们占领，层层叠叠，又厚又黑又污垢，吸引着蜘蛛和不知名的小飞虫在此安家落户、生儿育女，甚至拉丝结网，保护着它们的家园。所以，要想清除“弹煤”并非易事。因墙壁高，再长的扫帚也“鞭长莫及”，乡亲们要将扫帚绑扎在长竹竿或长圆木棒上，用来掸拂“弹煤”。经过二十三这一整天的“围剿”清除，蜘蛛等虫子见势不妙纷纷外逃，“弹煤”也是无处藏身，败下阵来。清除了房内的“弹煤”，接着将牛栏、猪栏里的粪便，茅厕里的“大淤”，甚至家门前“坑淤”里的生活垃圾一并清理，一担担挑到自家稻田“淤”里；最后清除房前屋后的垃圾、柴禾、杂草等。似乎是家家户户都在开展一场人居环境的整治行动，以全新的姿态迎接新年的到来。

记得有一年腊月二十三清早，在娘的“打‘弹煤’喽”的一声声催促下，不够桌子高的我，揉着睡眼惺忪的眼睛，极不情愿地跟着爹娘团团转。

爹找来一根竹篙子，把扫帚绑在竹篙子的尾处，然后头戴斗笠手举竹篙子在墙壁及角落里，一路往返认真细致地掸拂尘垢蛛网。娘更忙，她不仅擦洗桌椅板凳、木门窗以及各种器具，还要拆洗被套和一家人的换洗衣服。由于小时候顽皮，常在泥地